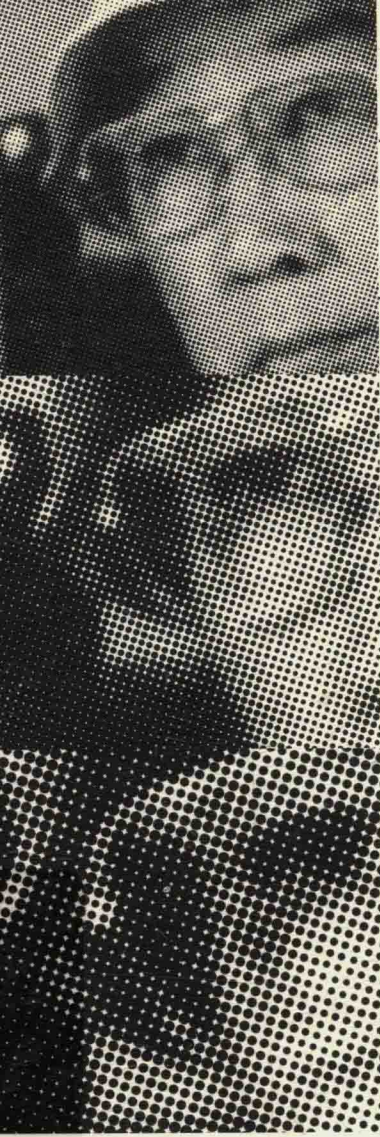




今村昌平
草 疯 长

映画は狂気の旅である

Shohei Imamura

无须什么天才 莫被常识束缚 拿出勇气来

执着地探索人生 朝着无人的旷野疾奔

[日] 今村昌平 著

高培明 译

今 村 昌 平
草 疯 长

映 画 は 狂 気 の 旅 で あ る

Shohei Imamura

[日] 今村昌平 著

高培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疯长 / (日) 今村昌平著; 高培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33-2220-1

I. ①草… II. ①今… ②高… III. ①今村昌平—自传

IV. ① K833.13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1060 号

草 疯 长

(日) 今村昌平 著

高培明 译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特约策划: 方雨辰

特约编辑: 陈艺恒

责任编辑: 汪 欣

装帧设计: 孙晓曦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一版 201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220-1

定 价: 42.8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目录

前言：不上算的工作	1
早熟的大城市少爷	5
鬼今平	39
拍平民，拍神灵	83
走向创造的旷野	129
全作品列表	169
老爷子的侧影 ——儿子眼中的今村昌平	185
附录：年谱	197

前 言

不上算的工作

拍电影实在是个不上算的工作。这是个混迹电影圈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二十多部作品（包括纪录片）的人的大实话。

先得求爷爷告奶奶，游说赞助商，抵押房屋筹措资金；好不容易要开拍了，又会赶上天公不作美；要是没拍出称心的镜头，还会连续几天夜不能寐；电影这玩意可不是绞尽脑汁洒尽汗水就一定能成功的。

赚钱更是不用提了。从日活^[1]辞职以后，我以导演费的名义领到钱的大概只有一两次。就是说，从三十八年前独自成立制片公司至今，不是吹牛，我几乎都是在靠借钱过日子。

[1] 日活：日本电影公司“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简称。

新账旧账加在一起，我的债台已高筑到了八位数，不知自己死之前能不能把债还清。

所以一旦有人问我拍电影究竟有什么意思，我着实难以回答。硬要我回答的话，只能说我觉得世上的人很有意思。拍电影就是仔细观察分析“人”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有魅力的动物，进而构筑其银幕形象。对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便必须全方位地深入探索人性，所以，这项工作具有无限的乐趣。

如何才能捕捉、揭示难以捉摸的、形式不定的生物？当你窥见这项工作的些许有趣之处时，就再也难以撒手不干了。之所以有许多不畏艰辛的年轻人接踵来到我设立的电影学校，又甘愿贫寒地毅然踏上这条道路，肯定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开始对世人抱有无尽的兴趣，要追溯到“二战”后的黑市。日本战败时我十八岁，作为生长于东京一个富裕医生家庭的少爷，以往被培养的价值观此时完全被改变了。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我几乎有空就到池袋或新宿的黑市去。

那里像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区域：满目充斥着争吵、械斗、卖淫之类种种恶行；不问年龄、阶层，任何人都能赤裸裸地直抒己欲。韧劲十足的精明女贩、邋遢懒散的退伍老兵、暗中索贿的巡逻警察……对三教九流的观察，为我日后在电

影中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无尽的素材。

电影中的主人公我基本上选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人士，尤其喜欢描写女性。就像《赤色杀机》和《日本昆虫记》中的女主角那样，这些被置于逆境中的女性不顾一切顽强生活的形象，展示出人不可估量的神奇潜能。

同时，我还一直关注着战地未返乡的士兵、下南洋的卖春女、无辜受歧视者……在战后日本追求富裕的背后，有许多被遗弃的人。即使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看看那些被朝鲜绑架后长期未受关注的人，我也忍不住想说：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但这个国家的基本状况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电影题材还有许许多多，如今我正每日强打精神着手准备下一部电影的剧本。既然喜寿^[1]已过，就此回顾一下过往岁月也不错。说来，吾师小津安二郎、川岛雄三这两位导演已然辞世西归，挚友浦山桐郎，我的得力摄影师姬田真佐久、栃泽正夫亦皆名登鬼籍了。

回忆，是将日渐淡漠的记忆断片连接起来的工作。既然通过讲述我自己的经历能够将电影的乐趣传递给读者，那我就斗胆一试吧。

[1] 喜寿：指七十七岁诞辰。

早 熟 的

大 城 市 少 爷

艺术家的血统

祖先，是了解人的重要线索。写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乐意凭借想象追溯到主人公的上三代，为他做一个家谱。譬如这个人的母亲是小妾啦，祖父会发酒疯啦……不把他的家谱做好，我是不会下笔写故事的。然而轮到自己的时候，探寻祖先就未必都是令人愉快的发现了。

我的曾祖父叫今村幸太夫，他在兵库县加东郡东条村（现在的加东市）继承了代代相传的族长职务，可是太缺乏经营能力和办事能力，整天只会悠闲地画画，结果族里开会决定把族长职务转给他弟弟，让幸太夫自己去分家另过。

幸太夫的长子德治失去了本该由自己继承的财产后懊恼至极。德治接任了族长的叔叔在 1889 年参选第一届众议院议

员时，村里只有一个人投了白票表示反对。这件事全村马上都知道了，而那时可不是允许背叛本族的时代啊。这一来，德治在东条村无法待下去，只得带着三十岁的老婆鹤子和独生子半次郎跑到大阪去了。这个半次郎就是我的父亲。

然而，德治离开村子前卖掉房屋，带走了相当资产。他到大阪后当了警察，开始一边在各个镇子巡逻一边搜寻值得投资的地方。于是有一天，德治在玉造的一条小巷里邂逅了姓宫林的兄弟俩。宫林兄弟当时浑身黧黑，正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工厂里干活。他们说自己学过镀镍技术，于是德治拿出全部财产，把那个小工厂连同他们俩一起买了下来。不出所料，他们的事业发展迅速，以至后来在那里还留下了“宫林町”这地名。

可是德治自己在投资之后不久就死了，所以好像实际上并没能从投资给宫林兄弟的钱里获得回报。德治的老婆鹤子在大阪无依无靠，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她哭着去宫林家央求，总算让宫林兄弟同意设法为她支付儿子半次郎的学费和生活费。

半次郎是个成绩优秀的孩子，从上大阪的天王寺初中时起就是特优生。升入东京第一高中后，又以第一名毕业，考进东京帝国大学，矢志攻读医学。据说他的才华，当年兵库

县的报纸曾经大幅报道过。

我手头有一本父亲留下的德语笔记，曾经使我对他的学习精神大吃一惊。那上面先用铅笔密密麻麻地记下笔记，然后把本子反过来用绿墨水写满字，最后又用黑墨水写了一遍。这让我清楚地看到，在贫困的生活中，他是何等锐意节俭，决不愿浪费一点贵重纸张啊。

父亲说自己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本来不打算当临床医生，而是留在大学里继续研究的。还听说学校已经快要决定让他这个年轻有为的学者去美国留学了。可是由于宫林家的资助中断，他在经济上走投无路，只能在 1914 年的时候去东京的京桥本挽町开了一家耳鼻喉科诊所。

父亲自豪地说起过，当年新国剧^[1]的创始者泽田正二郎曾经到他这里来治疗过中耳炎。泽田正二郎后来由于中耳炎而去世，我有个说话刻薄的朋友到处胡说杀死他的是“今村的老爷子”。有一段时间坊间竟然相信这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认为泽田正二郎的死是因为我父亲的过失。

由于 1923 年 9 月 1 日的关东大地震震坏了诊所，父亲把家搬到了大塚。我就是在大塚出生的。

[1] 新国剧：泽田正二郎 1917 年为开创新的国民戏剧而成立的剧团。

如此看来，在我们这个家族中，除了祖父德治之外，没有一个人有理财的才能。勤奋好学的父亲虽然是个优秀的医生，但缺乏经济头脑，加上战争的影响，最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不过，我可经常吹嘘自己有个好曾祖父。我虽然做买卖不在行，但还是继承了曾祖父艺术家的血统。四十五岁那年，为了确认这个艺术家血统，我走访了东条村。

父亲一直到1960年他七十六岁死去为止，都没想过回一次抛弃了自己和父母的故乡，所以我之前也没有踏上过那块先祖生息的土地。我觉得难得回故乡一次，就带着当时在上小学五年级的长子大介一起去了。

我对出租车司机说要去今村本家，司机告诉我：“今村本家的当家人现在正当着农协的会长。”路上看见有座航空母舰般巨大的房子，外边围着长长的白围墙，坐落在一块大约十公顷的田地正中央。司机说，那就是今村本家。

我先到农协去，在一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了今村本家的当家人。他六十来岁，长得跟我父亲一点也不像。由于我父亲上过报纸，所以他知道我父亲当了医生，当然，见是一次也没见过。虽然我告诉他自已就是那个“当医生的今村”的儿子，但他不明白我来干什么。只见他一脸狐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似乎怀疑我们是骗子。

我小心翼翼地问：“对不起，贵宅是否还留有一个叫幸太夫的人的画？”

“你问它干什么？”

“干什么……我想看看曾祖父的画……”

“哼，不知能不能马上找得出来啊。”他就是不站起来，看得出是嫌我们给他找麻烦。

“我们这就去贵宅拜访。”我有点自说自话地带着大介径自朝田地中间的“航空母舰”走去。

在面对精巧园子的漂亮客厅里等了一会儿，高雅的夫人就把画给我们拿来了。我才望了一眼，就禁不住“啊”地惊叫出声来。那是些很糟糕的画，画的净是些蹩脚的龙和跟猪差不了多少的马，比路边摊子上卖的一笔画还糟糕。以前听说曾祖父当时还收过弟子教画，看来这话完全无法令人相信。

看了他的画一下子就明白了，幸太夫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家，不过是个无法操持本家事务的懒人。当然，这种画可不是我想带回去的玩意。

对自己血统的期待彻底破灭，我突然感到肚子饿极了。

父亲和母亲

我出生于 1926 年 9 月 15 日，是东京大塚的耳鼻喉科开业医生今村半次郎与妻子竹节生的孩子，是年父亲四十二岁，母亲三十二岁。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有洋一、哲郎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叫道代。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取自于汤岛的“昌平坂学问所”这个名字，意思是要我好好做学问。

母亲竹节出身于北海道的小樽，是一男三女中的长女。她从小樽女子高中（现在的小樽樱阳高中）毕业后，经过相亲与父亲在 1915 年结婚。听说她娘家姓山本，是原来住在仙台那一带的士族，明治初期才移居到小樽去的。相对于父亲的血统而言，我不太清楚母亲家的血统，但我知道山本家的墓地在东京的谷中陵园里竖着大大的石碑，紧挨在德川家的陵庙旁。由此看来，母亲的血统说不定是很显赫的。竹节自己的父亲好像是小樽公证人公所的职员。

竹节出生于明治中期，体形高大，身高有一米六多，与同时代的女性站在一起，看上去要高出一头。她性格有点像自己的体形，可以说很豪爽，或者说有时稍显粗暴。要是做饭时灼伤了手，虽然疼得直皱眉头，但她会把手上的同一个地方照样再灼烤一次。她解释说这样一来皮肤上就不会留下

疤痕，不过这种说法我在别的地方可从来没听说过。当时屋子里飘逸的人肉焦灼味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气味难闻得无法形容。

小时候，母亲经常做咖喱饭给我们吃，记得那在昭和初期可是挺时髦的食物。她不愧是北海道长大的，用鱼做菜也很拿手。经常买来大大的一整条大马哈鱼，然后自己把它开膛破肚，分解成小块再做菜。

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她的臂力。战争中为了激励出征的士兵，人们经常会把罐头和饭团投进士兵们乘坐的火车窗户里，同时接住士兵们从车窗里抛出来的写给家乡亲人的信。

大塚车站就在我家门前，当时那一带的铁路高架线虽然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是要从人行道上对准高架线上的火车窗户将东西投进去，就是一般的男子也得费很大气力。可是竹节轻巧地把东西一个个投进车窗，好像根本不费劲似的。虽然也有没投进车窗的时候，但母亲展示出的臂力，还有出征士兵们争先恐后从窗口探出身子抢着接大马哈鱼罐头的情景，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后来怀着敬畏的心情在电影中刻画了生命力旺盛的健壮女性形象，不用说，她们的原型就是我的母亲。顺便提一笔，比我大九岁的姐姐臂力也不在母亲之下。我小时候有时不愿